

你的心聲



徵稿啟事

本版歡迎各界人士投稿，來稿內容和題材不限，文責自負，每篇在600字以內，可用實名或筆名發表，但原稿需註明真實姓名和聯繫方法。如刊用將付薄酬。投稿及查詢，請電郵至：opinion@lionrockdaily.com

勿濫用法援制度

朱家健

個別涉黑暴案件被告利用法律援助，以公帑聘請大律師，為打官司買單，但他們又透過某些團體設立的「數字基金」，去聘請第二名大律師。問題來了，先撇開「數字基金」的集資來歷和「協助」被告的目的，既然法援申請人能透過其他基金去獲得財政資源，為何可以申請法援去欽點大律師作代表呢？這豈不是濫用法援資源嗎？這是變相要納稅人掏腰包，去資助他人聘請額外一名大律師。這種行為是否涉及利益輸送？

設立法律援助的原意，是要協助沒有財力聘請律師的訴訟方，能夠享受最基本的法律服務，從而獲得公平的審訊的機會。

遺憾地，法律援助署面對涉暴案件被告，大多傾向接納申請，更批准申請人所揀選指定

的大律師，這種制度無疑已出現漏洞。如果「數字基金」向涉暴案件被告資助和解決訟費問題，那麼被告可直接以「數字基金」聘用一名大律師便可，何必先以法援聘用第一名大律師，再用「數字基金」聘用第二名大律師？

法律援助署須慎重檢視，法援申請人是否已從其他途徑獲得其他資助，或取得其他法律資源或財政資助。如果法援申請人取得雙重資源援助，法律援助署署長應考慮該法援申請人是否仍具備獲審批法援資格，並即時暫停對法援申請人的資助。

讓被告以法援資源自行揀選代表自己的法律代表，其實已不合時宜。法援涉及公共資源，只應資助申請人最基本的法律服務，只有自費才能夠自由選擇律師，否則只能選擇接受或不接受。

印緬亂局看中國工業牢固根基

銀鶴

西方為了對付中國崛起，拚命搞統一戰線。其中最厲害的一招，就是撤資，企圖斷裂中國的「供應鏈」，務求把中國踢出全球經濟體之外。為了取代中國「供應鏈」的角色，西方千方百計想把國際分工重新調配，移師東南亞及南亞，這一套西方「狠招」，讓台灣及香港的反華極端分子開心了好一陣子，振振有詞指出東南亞諸國勞工充足，工資低廉，有比較優勢云云。

殊不知，從來比較優勢可不只是單項工資比較。政局穩定、公共安全、基礎建設、物流交通、港口機場設施、技術人員支援、科技水平等因素，都是比較優勢。正當西方妄想與中國供應鏈「脫鉤」時，先有緬甸社會騷亂，平復無期，後有印度疫情大爆發，且不斷蔓延，每天染病人數達三十多萬，還有向尼泊爾、孟加拉等鄰國蔓延的趨勢。這反映了東南亞及南亞不

少國家，其現代水平仍然未過關。政局動盪、管治混亂、民心渙散、封建迷信，各類因素都在拖此等國家發展的後腿。特別是印度，不少人莫名其妙地以為印度被英國殖民管治過，與西方享有「共同價值觀」，其模式一定比中國優越。

現在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，印度加盟西方「陣營」，並無法讓其一夜間變成民主現代化的國家。可見，這種「文化認同」論並不可靠。筆者相信，中國在全球的角色地位並不容易被取代，除非投資者完全政治掛帥，不理「市場規律」。不過，即使西方不顧一切，想全面封殺中國，筆者仍然相信中國照樣會生存下來。中國模式，本來就是從「獨立自主，自力更生」的基礎之上構築出來的，具有極強的生命力。加上中國有偌大的內需市場，外有龐大的非西方國際市場，並非隨便就能搞垮的。



鯨魚舞是《Rollin》的標誌動作。

Brave Girls 終獲第一位，感動落淚。網上圖片

KPOP 衝巔峰

競爭保活力

KPOP 不斷攀登流行的巔峰。

多曾出道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韓國偶像團體競爭之激烈。筆者做韓星演唱會翻譯多年，曾與行家了解過，雖然 KPOP 在香港屢屢掀起熱潮，但能獨自撐起演唱會入座率的韓星寥寥可數。就算是曾經的頂尖男團成員來港開演唱會時，入座率都不足一半，想「長紅」亦是一門學問。韓國演藝圈競爭苦況，可見一斑，但亦是這樣令 KPOP 不斷攀登流行的巔峰。

追星

■ 軍人興致大增跟着跳舞。 視頻截圖



資深韓星翻譯 Sandy Suen

留意韓流的讀者應該知道，當下最紅的韓國女團非 Brave Girls 莫屬，但現時 Brave Girls 的成員其實是2016年2月出道的二期成員，2011年出道的1期成員已全員退團。韓國偶像團體一般有傳說中的5年魔咒，因早年當紅團體會在成軍第5年時迎來大變動，甚至解散。Brave Girls 出道5年，一直寂寂無聞，就在今年2月尾準備解散時，卻因為網民上傳了她們幾年前在軍營表演舊歌《Rollin》引起軍人轟動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逆行爆紅，在3月12日實現了出道後第一次音源榜全冠的佳績，其後並於 SBS 電視台節目《人氣歌謠》獲得首個第一位，在 KPOP 歷史上算是一次奇跡！

Brave Girls 突然爆紅讓很多關注 KPOP 的粉絲大感困惑，這麼好的歌曲及女團為何到現在才被發現呢？這與韓國偶像團體激烈競爭息息相關，過去10年，每年出道的偶像團體一直呈上升趨勢，2019年更達到67個新人組合出道的巔峰，去年在疫情影响下仍推出了16組新人。另外，偶像團體一般由5至7人，但不時會出現成員數多達十幾人的團體，從2005年出道的 Super Junior 第一次以13名成員創造紀錄後，韓國成員就愈來愈多，甚至還推出了可無限擴張人數的男團 NCT。由此可見，每年正式出道的偶像歌手就有數百人之多。近年還有 Produce 系列的偶像選秀節目，組出新的偶像團體，但只要稍加留心，就會發現節目內的練習生大多曾出道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韓國偶像團體競爭之激烈。筆者做韓星演唱會翻譯多年，曾與行家了解過，雖然 KPOP 在香港屢屢掀起熱潮，但能獨自撐起演唱會入座率的韓星寥寥可數。就算是曾經的頂尖男團成員來港開演唱會時，入座率都不足一半，想「長紅」亦是一門學問。韓國演藝圈競爭苦況，可見一斑，但亦是這樣令 KPOP 不斷攀登流行的巔峰。